

陆家的桥 的腊月

本书以城里青年帅开文到农村承包生态养殖为一条线索，同时又以农村青年陆尚智到城里打工赚钱偿还欠债为另一条线索展开描述了他们各自的生活经历和爱情。小说故事性强，有真情实感。

张金池 刘晓滨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 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陆家桥的腊月 / 张金池, 刘晓滨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ISBN 7-5306-4467-X

I. 陆… II. ①张…②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5130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5 插页 2 字数 325 千字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定价: 35.00 元

第一部



A

每座村庄都有每座村庄的历史，每种历史都流动在一巷巷的纵横交错一街街的鳞次栉比中。虽然每幢房子存放的岁月有长有短，经历的风雨也不尽相同，却都鲜活着各自的情节生动着各自的延伸。无论村庄盘亘成何等形状，是扭扭索索细瘦成时断时续的羊拉屎状，抑或是堆叠臃肿成一圈儿套一圈儿的圆，牵拉出一嘟噜又一嘟噜看似多余的赘体，也无论是远远望去富丽堂皇横看成排竖看成行的错落有致、比肩而立的气度抵天，抑或是像一片经了霜的秋叶夹卡在大山褶皱里的动弹不得，那袅袅的炊烟嘈嘈杂杂的鸡鸣牛哞以及村头掏空了的稻草堆拉矮了的棉柴垛都会有意无意忍不住会告诉你一些什么，让你感动抑或让你眼睛一亮，让你额手称庆抑或让你的眼神濡染上一些再也难以揩拭掉的迷茫。村庄的日子保存在每一幢房子里，每一幢房子都装着每一幢房子的沧海桑田，无论是宽敞是狭窄，是耸立是龟缩，打开来就是一部完整的村庄发展史，集中起来就是村庄延续的蔚然大观。只有清一色新房的村庄没有历史，只有同色调旧房的村庄只有过去；贫穷的村庄不会因贫穷而缺失新房的靓丽，富裕的村庄也不会因富裕而少了旧房的刺目。尽管相拥相连斑驳杂陈，却都占据着一席之地，盛装着各自的满足，诠释着变迁的落足之处。人生居家过日子的场所哪家哪户能够忽略不计呢？男婚女嫁之际哪对年轻人不想以旧换新另立门户呢？有了房子就有了生活的稳定，有了生活的稳定就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这是农人之于底线的起码坚守，是累死累活的汗水流淌出的最终结

晶。故此,即使是土地吝啬的村庄也免不了有新宅崛起,迎接有声有色的四季降临:冬天夯实的地基无一例外与皑皑白雪相映成趣,春天架起的房梁一律在桃之夭夭中姹紫嫣红,夏天的斧声锯声伴随着蝉唱声势大作,秋天的门槛刚刚迈进去,拔地而起的新房装载的便是五谷的清香。满载着蹉跎岁月的一幢幢房子就这样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代传递着,成为上一辈对下一辈的交待,成为下一辈对上一辈的充实。有的大屋因此变成了小屋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沦陷成了妯娌之间争争吵吵的理由,裂变成了一扇又一扇再也难以推开的门;有的在衰败的无奈中老化成了一张张发黄的记忆,每一片瓦、每一块砖都打上了叹息的烙印。搜寻着每一幢房子延续的日月,不经意间就打开了村庄五彩缤纷的历史,你会惊愕地发现,有那么几年村庄竟然连一幢新居都未能立起,出现了触目惊心的空白!甚至漫长的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村中立起的新房也寥寥可数。沿着这寥寥可数顺藤摸瓜,你会进一步发现,能造得起房屋的人家几乎无一例外都长着田地以外的收入。比如身有一技之长的裁缝、木匠、篾匠,比如摇着拨浪鼓沿街串巷喊出的那声“鸡毛鸭毛都拿来换洋火哦”的挑担货郎等等。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充满了寓意与暗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毕竟是把耕作放在第一位的,把耕作放在第一位的农人可以艰窘度日,可以不触摸奢望却不可以疏远生活的必须,这种人人离不了的生活必须因此擦亮了脑筋活泛者的眼睛,洞开了近在咫尺的财路,于是,就有了见缝插针的抢先占领,就产生了相对富裕的人家,就有了寥若晨星的新房崛起。少虽少矣,却具有不可替代的昭示意义。

如今,每一座村庄的日子都程度不同地好了起来,每一幢新房的立起已不仅仅只是一锄头一锄头从泥土里刨出来的,一分钱一分钱从鸡屁股银行里攒出来的,一点一滴从碗里身上省下

的。檁檁椽椽的来源已十分广阔,砖砖瓦瓦的进入已四通八达:进城出卖力气靠诚实劳动获取者有之,走南闯北沙里淘金抱得欢喜回的有之,凭精明能耐钻隙入缝聚沙成塔的也有之,合伙开矿山办选厂一夜暴富者也有之——每一幢房子的立起都是一个家庭生存状况的缩影,每一种缩影都是力贯滕理的匀速运动。层出不穷的房子就这样以细微的差别或巨大的差别在村庄屹立着,追赶着时代的潮流,应合着时尚的跫音。卓尔不群也好,其貌不扬也罢,每幢房子之于营造它的人来说,其本质都是相同的,其内在功能都是一样的,区别仅仅只是外在形状。村庄之于村庄里的人来说,是屏蔽血脉的源泉,蜗居之地的场所,而进进出出的房子却是生命的支点,接壤的是历史,延续的是人生!如果把村庄比做是一棵伟岸大树的话,那么,纵横交错的房子就是这棵大树的枝枝叶叶,穷尽一切努力吸收营养完成光合作用永远是枝枝叶叶私下里的事,至于大树摇曳出何等样的丰姿,自然就在于这些房屋整体的排列组合了。之于仍在旧房里居住却心心念念换个地方的人家来说,新房的立起,有时比材质的应用、设计的时尚尤为重要!

然游历其中的外人欣赏的往往是这棵大树的外表,并不在意虬须劲扎的深度。首先扑进眼帘的是翠绿的叶片密织出的图形,是枝枝杈杈上亮出的历史的天空。村庄的风景是由房屋组成的,房屋展示着今天的岁月,村人的现状在其中,曾经的过去在其中,许许多多已经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故事自然也就在其中了。

如此一说村庄的风景村庄里的人就视若无睹了?此言差矣!村庄里的人看自己的村庄那更是一种味道,一种别样的情愫。由此及彼,他们会听出每一幢房子天籁般的声音,这是村庄生生不息的声音。昨天毕竟有昨天的苦辣酸甜,今天毕竟有今天的根深蒂固哇!

第一章

1. 小道消息

有人群集中的地方就有小道消息泛滥，有小道消息泛滥的地方势必就有人群的集中。

小道消息是浅水田里的蚂蟥，只要稍稍踩出水响，立即摇头摆尾翩跹而至。蚂蟥的种类很多，大的有油菜壳那么大，小的却微如油菜籽；蚂蟥的颜色也各式各样，既有暗绿色的，也有浅黄、褐黄、黝黑的，甚至还有通体白色的。这种隐蔽色的应用来自水域环境的不同：水质浑黄的，那色泽就闪耀着铜质的光；壤色褚黑的，周身上下就像黑亮亮镀上了一层釉；有秧草沤过的水田涸开的汁液就使得善于随物附形的它濡染上了翠绿的颜色；而寄生在鱼鳃鱼腹内的则凝如膏脂，与白生生的鱼肚白一般无二。蚂蟥的颜色无论是否另类，长出了何等样的形状，都是以勾搭为能事，以吸血为目的。虽无筋无骨没头没脑伸伸缩缩浓似鼻涕，嗅觉却极其灵敏，颚齿却极其尖锐，一翘一拱的飘飘忽忽不经意间就跟随了人的脚步。潜行暗游的攀附动作异常诡秘，任你防范得如何缜密，是套上了密不透风的防咬袜，还是在光洁的裸面上紫紫黄黄地涂上了红汞、牛黄，搽上了碘酒、艾草水，都阻止不了它有效跟踪，拒绝不了它狠毒叮咬。有恃无恐的它一闻见血腥味立

即如影随形御水而来,直到强烈的辛辣刺激逐渐为水稀释,防咬袜上有了可以附着的破绽,便就在波光潋滟中不失时机地挂在了上面了。变化万端的吸盘一俟牢牢地与皮肤连为一体,瘪软在吸盘里的颚齿便捻出了一根锋芒毕露的针,就那么有若似无地刺进了人的血管,贪婪地吮吸起来,直到有隐隐的瘙痒和丝丝缕缕的疼痛袭上心头,俯身低头去看时,它已称心如意顺势落水不慌不忙遁离了;纵然此刻它仍巴在上面赖着不走,既赶不走它又拽不出它的你只能举掌在它的四周恨恨地击打着,耐着性子将它的颚齿大力震出。可有了这套经验你又能拿它怎样呢?鞭笞、绞首、施之火刑?它不在乎;将它的肚皮剪开摊放在石头上暴晒?纵然烤成了卷状的一叶它也以抽搐痉挛向你示威;万般无奈之际,穷凶极恶地找把铁锹铡它,将它一剁两段、两剁成三,不想此举正中它下怀,生命力极强的它沾水即活,星星点点的雨凌空只掉下那么几滴,它便又能蠕动了,本来只是完整一条的它,没准儿却因祸得福,成了鲜鲜活活的两条、三条哩!人类之于这种亲密接触却须臾也躲不开赶不走的吸血软体伤透了脑筋,只能随时保持着警惕,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而隐蔽性能更强,且无隙不钻无孔不入的小道消息比起蚂蟥的难缠来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你憋足了劲儿费尽心机将它顺藤摸瓜抓住了,万般恼火地剥开了它的腔肠,摊出了脏器,没准儿这一剥一摊也剥出了新的烦恼,摊出了新的事端哩!

小道消息是冲田水沟里的小叶浮萍。这浮萍开初只不过是水流里一星半点的绿色,就那么若有似无地在水沟里漂浮着,一任泥鳅冒出来拱它,小鱼们伸出尖尖的小嘴叨啄它,形形色色的水蚤们翻来覆去的在它的叶片上下攀爬着,稍有一点涟漪泛出便颠颠荡荡沉浮无定。但正是这一小点微不足道的绿色,才仅仅几天工夫,忽然就变成了筛箩大的一方、簸箕大的一片。浮萍的

分蘖速度极快,繁殖率极其惊人,虽上不上下下没抓没挠,且根须只有针尖般窄细的一小绺白色,然这一小绺见水就长的白色却孕育着可怕的蔓延,预兆着即将的占领。只要岸沿边有一根巴根草的芽胚伸来,幽里头有一茎探出水面的枯枝或一叶不知来历的衰草浮漂,充满了吸附力的它便在涟漪的作用下自然靠拢,与巴根草的芽胚、与枯枝衰草浑然一体了。早晨看它的时候,还只是孤零零的一粒碧绿,到了傍晚,它的下体的周围便衍生出了一颗又一颗芝麻粒大的碎屑,不几天那些不起眼的碎屑就与豌豆大的母体不相上下。只消再过时日,一幽的水色便被簇拥着的浮萍覆盖遮掩。它们犬牙交错地相互穿插相互抬举,机不旋踵地向着四周围拓展着空间。更为可怕的是,长出了这种浮萍的水幽从此就生生不息难以清除了:你以为煞费苦心地将它们捞净了,滌光了,可残存的叶片仍旧会生出根须来,滌断的根须仍旧会长出叶片来;你发恨将幽水沥干,让幽底干涸、龟裂,然一经有雨浇淋或新水放入,它们很快又在相互的纠缠中恢复了原状,而且蔓延的态势更加迅猛、蓬勃——小道消息的茎茎叶叶很像是浮萍的茎茎叶叶,虽然外表看并无一点共同之处,但诸如吸附能力强、沾水即生离水即死的内在特征却相似得别无二致。小道消息一旦有了可附之物,不知不觉就在心幽里扎下了根须。等到发现它只是一种有害物质时,已经失去了根绝它的任何办法了。

小道消息是穿街过巷的风。这风有时候来势迅猛,呼啸得人趑趄趑趑步履不稳,直以为天要塌了地要陷了;有时候却凉爽爽滑润无骨像一只温情脉脉的手,不断地用抚摸亲热你,将无可名状的惬意搽在你的脸上,快慰着你的面庞,舒缓着你的心情;有时候呢,却像是一只兔子,在你的视野之内东蹦一下西跳一下,好奇着你的心,提醒着你的无动于衷。不管这风是疾是徐,是长

时间的呼啸不止还是短暂的一掠而过，无一例外都带着酒糟的气味、肠胃的气息。它们或恣肆地登高爬低着，或小心翼翼地左回右绕穿梭着，被人的舌头用耳语的形式传来递去，被唾沫星子擦得明光锃亮。犯胃作呕抑或精神大振，完全取决于不同的反应——你把它当酒，它就醉人；你把它当作一泡狗屎，它就臭不可闻。有时，这风阴冷阴冷的宛若是从冰窟窿里钻出来的，稍一触碰，人的脸颊上就刮出了血线般的口子，长出了即将化脓的冻疮；有时，这风又带着炙烤的声浪，火烫火烫的迸溅出了星屑，人的嘴唇上就应声植出了血红色的燎泡。风一样刮来的小道消息刮出的理由也许很简单，但攻城掠地卷扬起的满天沙尘就复杂成变幻万端的迷离纷乱了。平静起来它可能是一池无皱无褶清澈的水，同等心境的人随便一瞥便能从中看到兴致勃勃的自己；呼啸起来可能就是一群追腥逐臭的大肚绿豆蝇，密密麻麻的嘈嘈杂杂令不同心境的人禁不住一阵阵胆颤心惊，踩踩踏踏的覆被不仅覆被了一个又一个噩梦，也覆被了由此衍生的一种想象又一种想象。小道消息的笔挥舞起来洋洋洒洒，只消那么三挥两就，一个轮廓异化的形体便惟妙惟肖跃然纸上，光怪陆离之处便涂抹出了一张丑陋怪诞的三花脸，一面将人扭曲歪斜成比例不一的哈哈镜。但小道消息毕竟只是小道来的消息，小道消息是可以片面的，不负责任的，也是可以听了风就是雨就那么劈头盖脸的，它表面上无意要夸大什么玷污什么，骨子里却总是有意要冲击什么改变什么。小道消息不是律师，却常常扮演律师的角色，摆出了一副客观公正的架势；小道消息不是赛场维持秩序的警察，却常常举起落地砸坑的威严，转移了观众的视线，模糊了赛事的清晰。使得只有一条走向的主干蹊跷地长出了旁枝，长出了令人讶异的愕然，由不得不打量之时只能细细打量，在将信将疑之时惶惶惑惑风摆杨柳。

小道消息与充满了恶毒的诽谤不同之处是，小道消息是中性的，可能是是，也可能是非；而诽谤则是贬义的，是也是非，非也是非，是与非中都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小道消息的内驱力是好奇，是添油加醋式的知他人所不知，穷形毕肖于有鼻子有眼睛的拱突与彰显。小道消息多数情况下涉及的是不便公开的话题，这些话题种类繁多，诸如个人隐私啦，利益转换啦，权力再分配的利害关系啦，突发事件的不明因由啦等等，等等。小道消息之所以能得以大面积流传，恐怕与承载的关注不无关系。感情色彩浓厚的小道消息往往一下子就让人看出了目的，个人色彩淡薄的小道消息就不那么简单了，它将许多影影绰绰的叶叶稍稍挂在横生的枝枝杈杈上，有形无形地将一种动力转化成了另一种动力，断章取义地改变了众多目光里的成分，碎裂了许多年深月久的东西。它可以是黄梅季节里淅淅沥沥的雨，淋湿了万物却淋不湿地面的流淌；也可以是狂风大作时的雷鸣电闪，阴霾密布的天空却始终掉不下一小滴的清凉；甚至可以是只朝一个方向流、只向一个岸沿推的波浪，以有声有色的汹涌，激烈着芜杂的纷争，澎湃着既有的涤荡。小道消息是存在的附属品，不安的衍生物，越是人多的地方越是容易频繁冒出。一片祥和的时候是这样，翻天覆地的时候是这样，剑拔弩张的时候是这样，众志成城的时候也是这样。或许，有着心理依托的小道消息也是有着心理依托的生活酿造出来的令口舌生津的特殊佐料吧？充满了矛盾碰撞疙疙瘩瘩扭结的生活毕竟不是单一的矛所能刺穿、固有的盾所能封堵得了的，错综纠葛的疙疙瘩瘩扭结出的形形色色的苦辣酸甜毕竟也是日常生活不得不去品尝不得不去咂摸、且怎么离也离不了、怎么少也少不得的那种滋味哇！

庄户人家对待穿缝觅隙甚嚣尘上的小道消息能漠然处之的一律漠然处之，惊讶时虽不免也附和几声，口耳相贴疑惑一下面

孔的表情；与己无涉时却也伸出了好奇的触须，无关紧要地表达一下关切，不管是否融会其中、究竟颠没颠覆真实却大都并不反感。谁的眼中有阴影不想驱散只愿雾中看花呢？谁的心中负载着谜团不想得到破解以便看清谜底呢？小道消息中总有那么一部分长出了人的诧异，提拔了人的兴趣，稀释了平静制造的寡淡无味，鲜艳了结不出花蕾的严酷冬季，生动了提翠拔绿的沃沃田野。正是有了如此的接纳，刨根问底才造就了小道消息的泛滥。客观上看，小道消息的流传离散了某种亲和力也强化了某种亲和力，小道消息的渗透松动了板结的土壤也肥沃了板结的土壤；主观上讲，小道消息承载的是发现，唤醒的是迷蒙的意识，却常常差强人意地沦陷为种植困惑的工具。众多的小道消息中，有的云开日出就被晒得枝干叶蔫；有的却从此下落不明，不见了踪影；有的因此更加模模糊糊或者幸而又幸地得到了验证。不管怎么说，小道消息是可以查清也是没法查清的。可以查清是因为不查自明；无法查清是因为无法查实更是不能查实的。所以，新鲜一阵子，惶惑一阵子，甚至暗暗躁动一阵子，也就索然无味，不了了之。只是传来传去的小道消息仍旧时常发生。就像春天下的雨叫春雨，夏天下的雨叫夏雨，秋天下的雨叫秋雨一样自然、随意。人心里的云彩一旦形成了雨，是不分季节昼夜的，爽性下出来就下出来了，至于打湿了什么，形没形成流，洗涤了什么又涂抹了什么，且晶莹了怎样的水落石出，湮没了怎样的荒谬好笑，那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小道消息是存在的剥茧抽丝，是有意无意发现的附着。构成小道消息的成分并不复杂，尽管时有颠倒黑白之疑，有捕风捉影之嫌，却基本上有根据有来历不是凭空捏造信口雌黄，它的实质往往是正名的性质，常常闪烁着匿名信的色彩。不过，藏头露尾的匿名信是弯曲给有关决策者看的，嫉恨的是某个人，不满的是某件事。而小道消息则是说给懵然不知就

里的人听的,综合着对表象的理解、骨象的猜测等等各式各样的因素,并无恶念的意图。既有着大吃一惊的及时反应,又有着迫不及待诉说的因由。因此,小道消息又是沟通表达的平台、亲近心灵的渠道。目下,像转圈子风在陆家桥上空刮来刮去的小道消息就有好几种。譬如城里来的帅开文与离婚未离家的管月翠种种夺人眼球的暧昧关系引发的与前夫陆尚能之间的矛盾;譬如进城打工的孔媛媛摇身一变的登高望远以及令村人引以为豪的恋人陆尚智突然莫名其妙成了省城公安监控的目标,抓捕的对象;譬如官塘垸村的两个小青年在静谧的陈家山坟场蹊跷地发现一只白色黄鼠狼抱着人骷髅立在坟尖上叩拜四方的耸人听闻,并且那只白色黄鼠狼紧接着又在夜静更深之际爬上了三家村青年妇女谢玉娥的床铺嗅闻扯出的那声失魂的尖叫。这些小道消息苦恼着村人也兴奋着村人,诧异着村人也激动着村人,诸多变数因此在沸沸扬扬的无解中产生了,诸多精彩因此在枝枝蔓蔓的蓬勃中有声有色地延伸了。

胃化了的小道消息虽然无意掩饰一些什么,实实在在的生活却总是有意要真实一些什么。

2. 两位曾经的乡领导

然而,生活太不可思议也太无道理可讲了!你以为唾手可得、举手之劳的东西,却往往成了一股无法抓住的风,就那么翩然而至,眨眼间失之交臂,让你的成竹在胸转瞬间便不知了去向,直后悔没能栽下一棵树,立起风的形状,可捉住了风因此就能留得住风么?想一想未免又让人不免沮丧;生活真正是木头木脑又没记性,太让人感到没面子,也太让人觉得无可奈何了!你刻意躲避、着意不理的人,偏偏成了阳光下的影子,就那么长

在了彼此的脚下,让你不能面对却不得不面对,不愿搭腔却不得不搭腔的同时,没话找话地虚与委蛇一番,在虚与委蛇中将心头的尴尬揉捏成从未想象过的模样。

陆雪仁现在感慨的是前者,而陆元盛生发的喟叹却属后者。

如果起弓归来的陆雪仁脚步不是那么蹒跚装满了心思,如果陆元盛晨练的疾走不是如此的脚不沾地,两个人不可能前脚赶后脚地都赶到了这个点上。又一次的一无所获使充满了悬念的弓一点悬念也没有了,神出鬼没的白鼬在刚刚过去的夜晚又扔给了陆雪仁一个奇诡的谜、无法破译的梦,这谜一样的梦使得快快而归的他每一步都踏在白色的幻影里,虚幻出的云雾中,人就恍惚起来,脚步就踟蹰起来,抬起来踏出去的步履因而就显得机械、显得忧心忡忡了;多年来的习惯使得陆元盛体内的生物钟一到清晨六时就铃声大作,雄鸡一样喔喔叫个不停,撵掇他怂恿他起床出外呼吸新鲜空气,只不过未挂甲的时候是围着乡政府慢跑,而现在却是绕着村疾走,围着乡政府慢跑与绕着村疾走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围着乡政府慢跑是为了展示活力,展示那样的一种精力充沛,绕村疾走却纯粹只是为了锻炼,虽然性质不尽相同,心气儿却大相径庭。大相径庭的心气儿与大相径庭的心思就这样不由分说地撞在了一起,在这寒风凛冽的早晨,在这阒无人迹的村口。

不愿搭腔却只能搭腔。你不愿搭腔的人是亮在你心头上的一块不可愈合的伤疤,一种随时都能感觉到的撕裂般的疼痛;你却不一定就是你不愿搭腔的人心头上的一块不可愈合的伤疤,一种随时都能感觉到的撕裂般的疼痛。岂止如此,你心里的那块疤兴许因此还闪耀出了一面亮闪闪的小圆镜哩!只是从这面亮闪闪的小圆镜里,你不愿搭腔的人看到的不仅是珠胎暗结的印字,更是心头淤结板硬了的块垒。块垒的形状是时光隐滋暗涸出的地

图,印字的颜色却是潜移默化濡染出的色泽!

打个招呼淡化不了什么也表明不了什么,心里面的东西对于有了点岁数的人来说有时并非是靠面皮上的表情来单纯刻画、机械形容的。

“早哇!”

陆元盛旷达地扬手问候顿住了快步疾走,缩回手时本能地掬在唇前哈了哈,并随之搓了搓。与其说是在强调早晨的气温太低,不如说是在掩饰心头滋出的那几分不自在。

“嘿嘿,你也不迟嘛,转了好几圈了吧?”头脑里幻影百生的陆雪仁仿佛这才回过了神,蜻蜓点水似的在陆元盛宽大的脸膛上连连点了几眼,自嘲地摸了摸枯窄的稀眉上白霜一样的汗凌,没话找话地说,是哩,搓搓手,走上几步就有暖和的味道了!”

陆元盛的嘴一哈、手一搓,他的这句话就长出来了。这里面当然有关切的成分,有感同身受的成分:虽然风硬干冷,走了一路的他不也走出了浑身的热乎,走出了清清的汗液么?

“是呀,搓搓手、走几步路身子是暖和了,可心里暖不暖和就不是搓搓手、走几步路能办到的事了。”陆元盛不喜欢这个动作。陆雪仁的这个动作将陆元盛心里的痒痒话搔得“咯吱吱”叫了起来,就有了反唇相讥的欲望,有了借题发挥的宣泄,只不过这略带攻击性的挑战同样是以关切的外在形式表现的,“老兄啊,我猜,你这一而再、再而三摸着黑的去赶着早的回不仅是为了身上暖和,恐怕更是为了心里的那种暖和吧?”

陆元盛的“猜”直截了当地揭开了表象,不动声色地抖露出了实质。这“猜”既不是指目的,也不是指猎鼬本身,而是指出发点,指的是动机。这当然与破解白鼬之谜本身有关,与陆雪仁有意哗众取宠的这种行为有关。

身上嘛倒确实如你所说是暖和了,可心里确实暖和不起来

呀！”假装未听出什么的陆雪仁摇了摇锥形脑壳，轻描淡写地看定他。他知道这句话另有含意，也听出了其中的况味，却故作不知只作字面上的理解。他有他的妒意，陆元盛有陆元盛的好奇，只不过彼此都不愿点破、也不能点破罢了。下弓、起弓就好比不结果的花粉粉艳艳的开了又谢谢了又开，你觉得开出了袭人的香气，没看出也开出了我一脸的丧气了吗！也是奇了怪了，明明是手拿把掐一下一个准的事儿，白鼬的足印就留在那儿哩，身影就长在那儿哩，洞挖了，弓支了，它也的确确实把弓触炸了，偏偏连一根白毛都没拽下来，偏偏就找不出它脱弓的任何理由！唉，只怕是人老喽没用了，连应该看透的蹊跷也看不透了，无能呐！”他不由气馁地拍了拍挂在肩头上的那两张空弓。

这不是你没用、无能，是白鼬太刁邪、太不一般、也太神乎其神得让人看不透拿捏不准了！”陆元盛拿大度宽慰他，侃侃而出的话语里就显得很有内涵了，乡间有谚：眼愁手不愁，手是好汉，眼呢，是懒蛋；又道是人比山高，脚比路长，再高的山不也踩在了人的脚下？再长的路不也被人走短了？别太看重了结果！收获是什么？收获其实只是充实，是自己对这种充实的认同度！纵然白鼬不上弓，该得到的你不都在下弓、起弓的过程中得到了么？起码，你对白鼬又有了新的认知！”

你这是安慰我哩！”陆雪仁自愧不如地感叹，怪不得县委马书记总夸你这张嘴好使，是个难得的人才哩，话说得就是有水平。再稀松平常的道理从你口中一出就有了分量，有了经典的意味。啧啧，既通俗又透彻，既深刻又大气！”

陆雪仁赞美的时候，陆元盛清清楚楚看出了昏疲的眼神里倏忽间滋出的阴霾，也清清楚楚觉察出了话里一语双关的成分。

这个老滑头！”心下顿时裂开了一道缝隙，淌出了几丝隐隐作痛的不快，只不过这不快并未浮现在脸上罢了。陆元盛和陆雪仁在